

“苏式”艺术与吴地民俗

郑丽虹

摘要: 吴地历来具有重视节俗礼俗的风习,它不仅造成了礼俗用品的丰富多样,还使手工艺因节俗礼俗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并具有浓厚的苏州特点;另外,吴地宗教世俗化倾向明显,且与地方节俗融会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苏式”艺术的蓬勃发展,使之与吴地民俗相得益彰。

关键词: “苏式”艺术;吴地;民俗

文章编号: 1003-2568(2008)03-0078-09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郑丽虹,博士,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邮编:215123

“苏式”是明代中晚期成熟于苏州的一种艺术风格,明代称为“苏样”,清代称为“苏式”。这种风格不但具有造型自然简洁、装饰灵巧多变、色彩典雅华美的特点,而且以工精巧领先全国、以秀美的审美风尚引导时尚潮流。和所有的风格一样,“苏式”只是一种定性分析,所以,外延并不清晰。她的主体无疑是蕴含着士大夫文人雅兴的高档产品,如江南园林、苏式家具、玉雕、闺阁绣、文人画、书画装裱等。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伴随着明代中期以来苏州工商经济的发展,明清文人的审美趣味已无法固守一味高雅的壁垒,而逐渐向“俗”的一端倾斜,日益迫近乡土民俗。而且,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审美趣味既有追逐雅兴的一面,又存在与地方风俗、民间艺术不可切割的固有联系。这一切使得明清两代的审美准则摇摆于雅俗之间,并成为孕育“苏式”艺术的土壤。因此,当我们剖析“苏式”艺术的时候,如果一味强调上层社会的爱好,忽视文人士大夫以及市民阶层与吴地民俗的联

系,则不可能看到完整的“苏式”。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在审视文化现象的生成与变迁之时,“上层首当其冲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而吴地恰恰是宗教活动频繁、民俗气氛浓烈的地区,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宗教和节俗礼俗活动的空前繁荣,使所需物品千变万化,这就对“苏式”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之,“苏式”艺术的高度发展,又为吴地宗教、民俗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用品,为其披上了十分华丽的外衣。如果说“苏式”之“味”来自士大夫文人,那么“苏式”之“趣”则建立于市民阶层,它们的相融相交构成了“苏式”艺术的地域文化符号。所以,要正确描述“苏式”艺术,就不应忽视她与吴地风俗的密切联系。

一、文人对民俗的青睐构成“苏式”艺术浓厚的乡土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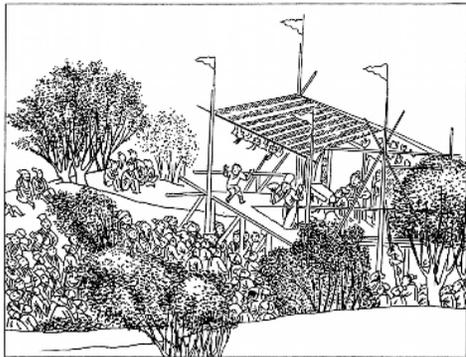
从明代初期到中晚期是一个思想变动激烈的时期。明初,由于张士诚在元末曾割据苏

唐振常.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思考 J.历史研究,1988(2).

州，以致朱元璋建明后对苏州实行了一系列苛重的政策。骤然袭来的政治风暴，使苏州文人渐失兼济天下的信心，开始重新审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弃官归田，“顺情遂性”，竭力倡导个性自由，逐渐形成了特定时空的“市隐”文化心态，并导致了文人对趣味化和艺术化生活的追求。到明代中晚期，随着苏州经济的繁荣，奢靡之风在地方精英导引之下迅速弥漫，苏州文人的审美情趣更是发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转变。他们开始把眼光投向市民生活和民间风俗，以至于把民众的生活、民间的爱好纷纷引入艺术的殿堂，使“苏式”艺术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

(一) 民俗走进绘画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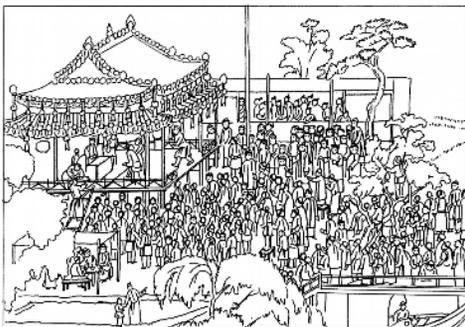
明代中期，苏州出现了讲究服饰器用的奢靡之风。许多文人包括著名画家，往往在雅集、春游、灯节时，甚至在花街柳巷中多少体验过各种民俗活动。就在这一片氤氲之中，诞生了以作品雅俗共赏著称的吴门四家。他们不但善写江南佳景、仕女歌伎，有时也会借民风抒发情怀。其中，出身寒微、可能作过漆工的仇英，仿《清明上河图》意匠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卷》，以明代的苏州城为对象，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城乡景色与社会生活，从中我们可见南来北往的客商、市井小民、手艺人熙熙攘攘，商店铺陈的日用生活品应有尽有。在长卷的左端，绘有一个简朴的乡间戏台，许多市民引颈围观，这就是“社戏”的场面。【图一(1)(2)】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即《姑苏繁华图》)则描绘了清代乾隆年间苏州更加繁华的景象，不但有闻名全国的阊门水陆码头，还有沿街的各种店铺。同样在长卷的左端画了一座戏台和许多观众，只是戏棚已非常华丽。更吸引人的是一条迎亲的花船正向右驶去，船头置花轿一顶，新郎披红挂彩立于轿旁，鼓乐手聚在小船上忙于吹奏，俨然是一幅清代苏州婚礼的风俗画。【图一(3)(4)】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宋画着重描写汴京工商业的发达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明画已关注到江南社戏等民俗活动，清画则有更加浓厚的民俗气息，甚至把以花船迎亲的苏州风俗放在主河道的位置。如此节节变化，充分显现文人画家日益亲近民俗的思想意识。



(1)



(2)



(3)



(4)

图一 苏州城市风俗画中的民俗
(1) 仇英《清明上河图卷》片断(社戏)
(2) 仇英《清明上河图卷》片断(迎亲)
(3) 徐扬《姑苏繁华图》片断(社戏)
(4) 徐扬《姑苏繁华图》片断(迎亲)

(二) 高雅的乡土味

中晚明以来,苏州富商往往以营造大宅炫耀财富,赋闲官僚、文人紧随其后,使雕梁画栋、挖池叠山蔚成风气。但这些高雅豪宅的装修却难免受民情风俗的熏陶,常常透出“土气”,同样反映了“苏式”艺术不能脱离民俗的规律。如清朝两代帝师翁同龢在常熟故居——綵衣堂,原为明代晚期贵胄的住宅,它的梁枋斗拱之间,满布晚明时的包袱锦彩画和木雕彩绘,极为富丽。但各色图案之中不但有龙凤松鹤,还有蝙蝠祥云、麒麟茭荚等极具民间色彩的吉祥纹样,【图二】一件石柱础上刻着一枚象征“定胜”的银锭。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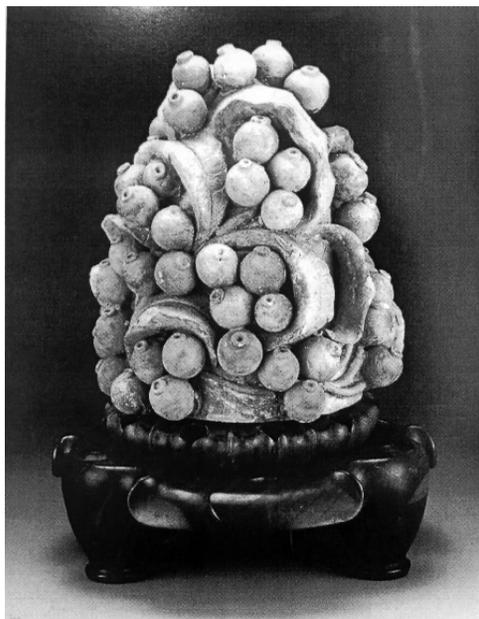
(2)

图二 彩衣堂木雕彩绘建筑装饰

- (1) 明间匾托“蝙蝠祥云”
- (2) 翼形棹木“麒麟茭荚”

(三) 象征化的地产

把当地的土生物产作为象征物用于种种装饰,也是体现“苏式”艺术乡土气息的一个方面。这种意识早在元代已经萌生。1987年苏州三元新区元代石椁墓出土了“灰陶枇杷供器”,陶制枇杷果实六十八颗,大如真果,有十余瓣枝叶缠绕其间,错落有致。【图三】到了明代,这种做法有增无减。如东山明善堂靠近太湖,传说是三品官的大宅,以明代苏式砖雕



图三 元代出土的灰陶枇杷供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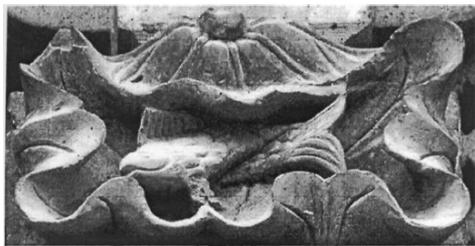
而著名。它的门楼檐口下有32块砖雕荷叶斗垫,取材于太湖中的土产,在荷叶下有鱼、虾、蟹、蝌蚪等水生动物,显然有传统的辟火含意。在众多的砖雕花果中,不但有山茶、牡丹、芙蓉,还有东山特产的金橘。这在其他砖雕中是不多见的。【图四】

二、节俗礼俗把“苏式”手工艺推向高潮

苏州一带的民间手工艺历来发达,它与节俗礼俗相辅相成。而自宋以来苏州的节俗礼俗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彩的趋势。从明代中后期起,伴随市民阶层的壮大,追慕奢华、喜好热闹的生活情趣不断渗入节日习俗,而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中,也为举行大型的节日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各类节俗活动臻于空前的繁复与多样。而配合各不相同的节俗活动,需要更多的工艺品,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手工艺的发展。

(一) 节俗物品的需求刺激了手工艺的发展

在物产丰富、文化昌明的苏州,历来对春节、元宵灯市、端午、中秋等传统民俗节日特别重视,并创造了具有地方色彩的节俗物品,



图四 苏州东山明善堂塞口墙砖雕水生植物

构成了“苏式”民间艺术独特的风景线。

著名的苏州木版年画就是顺应春节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苏州民间工艺品。年画是百姓逢年过节张贴的吉祥图，每年必换，需求量大。据王树村考证，由于苏州自宋代以来雕版刻印技艺超群，刻印优质木版年画顺理成章。他认为，“苏州印制木版年画，最晚当在十六世纪初的明代中叶。”而流到国外的一幅《寿星图》，上题“万历念五年仲秋吉旦”一行小字，“传为苏州早期的佳制”。桃花坞年画具

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它不但有福祿寿禧等常见的吉祥图，还有姑苏阊门、万年桥、苏州园林等吴地风光，清代早期的美人也往往身穿吴装。有的年画细部透露出吴地的信息。如清初的《瑶池献寿图》中，船是生活中不见的巨树，船夫用的却是苏式的橹。一幅时尚年画《荡湖船》更是直接描绘了苏州的画舫。



(1)



(2)

图五 苏州木版年画中的苏式船

(1) 献寿图 局部、清代中期

(2) 荡湖舫 局部、清代晚期

王树村. 苏州木版年画概述.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 嘉宾出版社, 1991 10.

【图五 1)(2)】特别是《一团和气》又名《和气致祥》、《和气吉祥》，虽滥觞于明代成化帝未见深的一幅《一团和气图》，但经苏州年画的传播影响极为深远，已成为桃花坞年画的象征图，第 28 届年苏州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会标就来源于《一团和气》，充分显示了苏州文化遗产的特色。【图六】



图六 苏州木版年画《一团和气》(《和气吉祥》)

再如苏式灯彩，是与元宵灯市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据正德《姑苏志》记载，明代苏州的灯彩，大略仍继承前朝遗风，但中晚期则有所创新。嘉靖年间，著名的灯彩艺人赵萼制作的一种夹纱灯远近闻名。这种灯用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腊涂染，再用轻绡夹起来作灯罩，点上烛以后，只见“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至于明代苏州灯彩之盛，可见杨仪《葑起杂事》：“元宵张灯，城中灯毯巧丽，他处莫及，有栅灯、琉璃灯、万眼罗、百花栏、流星红、万点金，街衢杂踏，人物喧哗，士诚登观风楼，间赏灯宴，令从者赋诗，号望太平张王，基本旧治也。”

除灯市外，苏州每月几乎都有节日，从而为“苏式”民间手工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比较重要的如端午制作龙舟、荷花节制作画舫、中秋斋月供列小摆设等，相应的女红也随之而起。“五月五日，吴越有斗龙舟之戏；

剡木为龙，绘鳞甲，饰以金壁；上为雕薨朱槛；帆旌皆以锦绣；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荷花节从 5 月一直要延续到 10 月，期间灯舫不断。苏州人还喜用灯串装饰画舫，或龙形或凤形或花形，俗名淌板船。而明代苏州的大型中型画舫型体精美，气派高雅，“城内淤川尝以彩漆金花舟施锦帆载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寻香采芳之曲。”而《吴郡岁华纪丽》提到八月十五至十七日，苏州还有斋月宫玩月风俗，豪家门首，供列小摆设于几案。凡一切人间应用之物，无不缩至径寸，精巧异常，盈千累百件，无不称之。是时，还会有虎丘歌会，珍奇百玩争相夸饰。【图七】



图七 红木摆件《骆驼担》

晚明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城市附近的风景区成为庶民聚集旅游的胜地，特别是传统岁时节庆来临时，旅游规模更加扩大。苏州在明清时期就是江南重要的旅游地。明中叶以后，以宗教信仰为表象的进香活动，又成为新的节庆，由此更加带动了旅游的兴旺。一些士大夫常自置家舟一具，每值嘉会，便鼓棹赴之。散会后，社中一些头目还要招邀俊侣，冶游胜景。苏州山塘一带，大致每

〔明〕陶珽《说郭续》(一)卷五 M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189 册，杂家类：627 M /据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刻本影印。

〔清〕蒲松龄，柳泉甫著，雷树田点评《聊斋志异》卷二十一“晚霞”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593。

〔明〕杨仪《葑起杂事》/〔明〕陶珽《说郭续》(一)卷五。续修四库全书 M .1189，子部，杂家类：627/据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刻本影印。

年有数次旅游盛会。上元灯节,为之一盛。清明节,游人亦众。又次为端午节,南北濠一带,龙舟竞渡,游人如云。又次为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游船群集于葑门外的黄天荡,楼船画舫,渔舟小艇,被雇觅一空。到八月半中秋节,虎丘的游况更是空前。节令消费必然引导出新的物质需求,围绕游客食、住、行、游、购、娱活动的需求,一些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包括民间工艺美术。“大抵吴人好费乐,便多无宿储,储悉资于市也。”

(二) 地方性礼俗形成了手工艺的吴地特色

吴人重礼的习俗自唐宋以来业已形成。宋范成大《吴郡志》“风俗”卷曰:“惟所谓尚礼、淳庞、澄清、融洽之说则自若”。而在吴地文风浸润下,苏州人精巧的手艺使明清以来的礼俗用品不但讲究而且独具地方特色。

“喜庆贺礼,向来有之。盛者杯币以及羹果而已。今或闻用羊、酒。营中往往用面。其祝寿桃糕,上插八仙,昔年亦有之,然第存其意耳。今吴郡所制,精巧异常,须眉毕见,衣褶生动,俱以染色面为之,可久而不剥落,前此未尝有也。人物专取吉祥,故事亦不拘泥八仙。”可见,“苏式”糕点造型精巧、香甜软糯、色彩丰富的特点清代已经形成,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苏州刺绣以清雅脱俗之美,自称一派,到明清之时,民间刺绣又蔚然成风,刺绣成为苏州地区的一种民俗风尚,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学习刺绣成了苏州女子人生的必修课,也是谈婚论嫁时考量其才能、人品的重要标志。女子出阁前在娘家亲手完成的绣件,大到嫁衣、嫁裙、被面、床围,小到香包、香囊、帕袋、汗巾,还有寓意吉祥的发禄袋,日常使用的镜盖、盒套、名片袋、扇袋等,名目繁多,种类齐全,一来作为今后的陪嫁,二来为合婚期间向男方家长展示绣艺。因此,苏州女子必“覃精运巧,寝寐经营”。因为与婚俗有关,图案多取民间流行的吉祥纹样,如连生贵子、瓜瓞绵

绵、吉祥三多、必定如意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绣品的图案非常特别。如扇袋、眼镜袋、钱褡、名片袋等,因多为男子佩戴,图案多意境高远,尽显自然山水之妙,文章诗赋之雅,体现了苏州文雅之风的浸润和崇文重教风尚的传统,具有浓郁的苏州地方特色。

“轶 吴语意为‘挤’神仙”则是苏州地方性的宗教庙会。传说每年阴历4月14日为吕洞宾生日,此日他会下凡点化世人,他的化身却是一个不知身份的凡人混迹在人群中。为了能与神仙相遇而得福,来自苏州及杭嘉湖地区的民众这一天齐集阊门下塘的神仙庙,商贩和手艺人乘机设摊出售香火祭品、各种



图八 虎丘泥人《长生殿》(清代)

小吃。民间玩具销售最旺,其中包括著名的虎丘泥人,有吕洞宾像、八仙像、财神菩萨和王母娘娘像以及戏曲人物等。【图八】

三、世俗化使宗教艺术品染上民间色彩

中国的宗教历来有世俗化的特点,当宗教信仰走向民间时,就形成了信仰民俗。明清

[正德]《姑苏志》据明正德刻本影印。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2,上海:上海书店,1990。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八“交际”笔记小说大观Q.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民国73年(1984),35-5,191

两代,“儒、释、道”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核心,而佛教、道教借助于各类民俗事项逐渐渗透到民间,构成了吴地信仰民俗的主体,因而使宗教节日向民俗转化,而宗教艺术品也染上了民间色彩。这种具有民间色彩的宗教艺术品,也是“苏式”艺术的重要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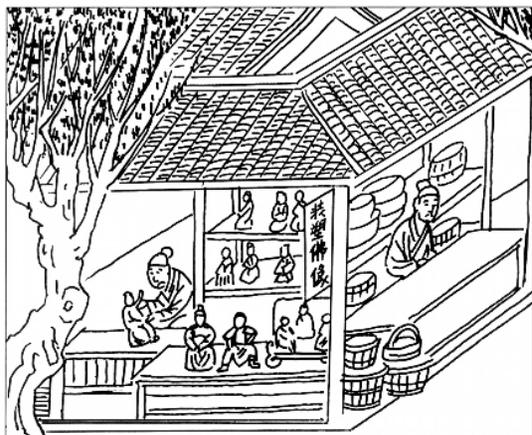
(一) 佛、道二教的节日与民俗活动的融合

作为市民文化发达的产物,明代中期以后,苏州的民间宗教信仰气氛越发浓厚,从而使当地的民俗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佛、道二教的节日逐渐向民间庙会转化,是吴地宗教民俗化最重要的形式,由此也使佛道二教的宗教艺术品染上浓厚的吴地民间色彩。

在苏州人对佛教诸多菩萨的信仰中,以观音菩萨的影响最为广泛。每年传说中的观音菩萨降生、成道、涅槃之日,苏州的大小庙宇香火最盛。特别是二月十九日的支硎山观音香会,是苏州最热闹、最隆重,也是最具苏州民俗特色的香会活动。明人吴省曾在《吴风录》中说:“自梁武帝好佛,大兴塔寺,竺道生虎丘,聚石为徒,讲涅槃经石,皆首肯,只遁入道支硎山,海上浮二石像于开元寺,至今虎丘开元,每有方僧习禅设会,讲两三月,郡中士女,浑聚至支硎观音殿供香不绝。”因为此时正是春景荡漾,所以苏州人也就借佛游春,是时大小舫船,齐聚山下,竹舆山轿,过顶相撞。佛教的兴旺,促进了与此相关的佛像雕刻业(包括泥塑和装金)的发展,他们的消费去向,一个是寺庙,另外就是普通家庭。当时市内还出现了专业“装塑佛像”的店铺,这在仇本《清明上河图卷》中可以见到。【图九(1)】

“装塑佛像”是苏州唐宋以来的民间传统,如用直保圣寺罗汉塑像、东山紫金庵大殿泥塑彩绘的彩绘装銮工艺相当精湛。吴地造像的地方特色以现存的苏州东山紫金庵罗汉像为代表。紫金庵大殿罗汉像传为南宋雷潮夫妇所作。这些罗汉不但栩栩如生、貌似普通僧人,而且穿着苏州绸缎或苏绣衣衫。这些丝

绸色彩淡雅、纹样秀美,与市间流传的几乎没有区别。紫金庵后壁八尊塑像,据认为是邱弥陀在明代末年增塑的。从罗汉衣饰装饰来看,似还有清代修补的影子,而其中的一尊罗汉衣服开光处,两两一组,绘有清晰的八仙形象。八仙图案在苏州民间工艺中运用非常多,多见于明末清初,反映了道教的影响。这些罗汉造像显然已不仅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且是供香客信徒欣赏的艺术品。【图九(2)】



图九 (1) 装塑佛像《仇英清明上河图卷》



(2) 紫金庵罗汉塑像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在苏州的发展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苏州,就与道教的发源地荆楚之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覡”之说。明代立国初年,以道教为宗,特别是嘉靖帝,尊道教、敬鬼神,一生

[清]张霞房《吴中小志丛刊之红兰逸乘》[J].扬州:广陵书社,2004:150.

乐此不疲,所以大开民间道教信仰之门。苏州著名的玄妙观即被赐封为“正一丛林”,后反成为苏州新年最热闹的地方。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描绘:“诸业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自此翩翩微逐,无论远近,随意所之。城中圆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山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所鬻多糖果小吃,琐碎玩具,间及什物而已,而橄榄尤为聚处……”。所以,玄妙观既是道士和信众举行斋醮的场所,又是民俗娱乐场所。上文所说的“轧神仙”,也是与道教有关的庙会。

道教同样影响着苏州的民间工艺,如东山明善堂屋脊有福禄寿三星高照堆塑、门楼右面照壁砖雕“仙人骑鹤图”等。明代中晚期,苏州一带的富豪权贵,还常常在生前营造墓穴即“生圻”,穴内放置一些祈求长寿的物件,如1973年3月,吴县洞庭山发掘清理的明许裕甫墓,“生圻”内即为砖雕寿星。据认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张桃花坞年画,也是寿星图。另外,苏州太仓的剔画绢灯,绢上绘着各种五彩粉底的人物和花鸟,过去道教拜忏打醮,晚上放焰口做法事,往往都悬挂这种剔画绢灯,用以布置经坛。甚至台围佛幡都用剔画绢灯装饰,十分富丽堂皇。

宗教的世俗化还反映在苏州百姓对宗教不加选择的泛神信仰方面,并产生与此相关的民间艺术品。如桃花坞木版年画中有一种融合儒佛道各路神仙的中堂画,称为《众神图》,老百姓过年时挂在堂屋正中显眼的位置以求平安。图中上层居中是如来佛,两侧是太上老君和孔夫子;第二层是观音菩萨居中,两侧是炎帝、黄帝以及雷公、雨师、风伯;第三层是玉皇大帝居中,两侧是太皇大帝、天皇大帝、土皇大帝以及南极仙翁、吕纯阳、北斗七星;第四层是关公居中,两侧是关平、周仓、二郎神、赵公明等武神;底层是天、地、水三官、文武财神,两侧是张仙、城隍、土地神。【图十】

“和合二仙”(寒山拾得)的图像和象征图形也夹杂着佛道内容和民间传说,并在吴地广为流传。寒山和拾得都是唐代高僧,但在苏州传说中,他们是家居北方的两个男孩,是一对重义的好友,因同时爱上一个女孩而先后



图十 苏州木版年画《众神图》局部(第一、二层)

弃家出走。寒山到苏州枫桥削发为僧。拾得追随之,手执一支荷花,谐音“和”来见寒山,寒山正手持饭钵,谐音“合”急忙迎出,两人见面因欢乐相向而舞。至今苏州寒山寺还保存一块刻有寒山拾得相向而舞的画像。而苏州百姓认定他们就是“和合二仙”,是夫妻和合之神,结婚拜堂时,除了拜天地,一度必拜“和合二仙”。于是画“和合二仙”的中堂,象征和合的荷叶莲花与园盒的刺绣、木雕等工艺品层出不穷,并衍生出荷盒与蝙蝠的组合、寒山拾得与财神的组合等题材的“苏式”艺术品。【图十一】



图十一 寒山寺《寒山拾得碑》摹本

(二) 地方性民间信仰的繁荣

除了上述的全国性宗教与“苏式”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吴地的地方性民间信仰

和相关的民俗活动也十分活跃。由于这些活动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心理心愿，也就能更鲜明地映射吴地的事态人情，并成为民间手工艺所表现的重要内容。

作为苏州本地信仰民俗重要组成内容的民间社会独具特色。“社”本指土地之神，当初并无具体形象，后逐渐被人格化与偶像化。每当春夏之交，苏州百姓必祭神，妄言神降，在神所栖的庙宇，“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名曰“会”。文人余怀（明末清初）这样描绘苏州的出会：“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竹杂陈……观者如堵墙。”而苏州最负盛名的当数“五方圣贤会”。举办社会的会地分别为五龙堂、车仓、娄门、葑门、专诸巷、康王庙、丁香巷、北营、胥门、虎丘寺、枫桥、白莲桥、洞泾里、黄路庵、南濠、陆墓、许市等地，社会之盛，规模之大，甲于他境。另外，洞庭东山正月的猛将神出会，也是仪仗严整、献锣刊鼓、人声鼎沸、足步雷鸣，直至初十五晚上之前，猛将祠前，悬灯如塔，名曰“塔灯”。整个明清时期，东山有大小猛将神庙一百多座。信仰之盛，可见一斑。

苏州的各类“迎神赛会”，也促发了许多相关工艺品的制作与消费。“每当报赛之期，必极巡游之盛，整齐执事，对对成行；装束官弁，翩翩连骑。金鼓管弦之迭奏，响遏行云；旌旗幢盖之飞扬，辉生皎日。执戈扬盾，还存大雉之风，走狗臂鹰，或寓田猎之意，集金珠以饰阁，结绮彩而为亭。执香者拜稽于途，带稽者匍匐于道。或因俗而各异，莫不穷侈而极观。”而且，此类的巡游驱魔队伍还不止一支，往往“分两社以争胜，致一国之若狂”。明人王穉登还将苏州“五龙堂会”出会的事项物品一一列出，仅抬阁一项，就有杂剧则、鬼神则、

人物则、技术则、缠结则、乐部则、珍异则、散妆则八类项目。如缠结则有篮斗亭、镜子亭、麦柴亭、五云亭、九层亭、锦毯门、鞦韆架、採莲船；五龙之篮，长竿五丈，结为重峦，苍厓雪干霄犯斗，虎丘之麦柴则雕簷曲楹，蝶架连楣，皆以麦柴为之。如黄屋琉璃，光射清旭，真奇玩也。珍异则，其实就是赛宝。所饰有金花铠、真珠带、飞鱼袍、蟒龙衣、犀角弓、紫檀箏、商金鞍、刻丝鞞、玳瑁笙、珠伞、水墨画伞、错金兵杖、螺钿兵杖、百斤沉香、百斤雄黄。闻洞庭会中黄白龙，袞金银掩鬓为鳞，复以金银指连环为长纒，维之为行，此尤骇心极目，所不及观睹也。祭器则南濠之瓜仁垒，花石牲牢尊壶俎豆，皆以瓜仁竹成，如雪团霜林，瓊筵玉席。东仓之五谷垒，则以稻黍之属，甃为楼观轩楹楣牖，动合准绳，光洁澄丽，濯濯可鉴，千灵百慧，穷精竭神水陆毕陈、应有尽有，是苏州民间工艺的一次大集结。

迎神赛会表演的项目也非常多，尤以戏曲演出为众，是普通市民欣赏音乐、戏剧的重要机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縠，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要演出，就要有装扮。从王穉登所述，诸如金花铠、真珠带、飞鱼袍、蟒龙衣等，已是超越等级的服饰样式。即使一般的百姓，只要入会，穿戴也多为“裙襦衫帔，衣裳楚楚，红殷翠鲜，香熏粉传。上则簪白鹭羽，翦彩花，雪丝红艳，翩翩可观”。

正是从明代开始直到清代和民国时期，苏州庙会、迎神赛会等迅速成熟，不仅遍及村村镇镇，而且活动时间地点也都约定俗成，祭祀酬神更是花样翻新、丰富多彩；同时，民俗集会期间百货咸集，交易兴旺，不但繁荣了地方经济，也使“苏式”艺术与吴地民俗相得益彰。

[清]余怀《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8.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二“赛会奇观”M].北京:中华书局,1981.